

天下霸唱 Best Novel 主编 1

挑战**极度**阅读快感

天下霸唱煌煌巨作独家首发

神农天阹 最后一个知道秘密的人已逝！
万分之一条命 高智商推理，只有想不到！

第一真相

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个考古大发现 “清华简” 改写中国史？

100条盗墓笔记探秘失落的文明 有多少秘密不见天日？

人房 《明朝那些事儿》没讲到的武宗秘事

好看上瘾

特科 “老鬼”、余则成们的血色人生

老骚的蜡像 听焚尸工讲故事

猎命师 八卦版《暮光之城》



书馆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1247.59

7
:1

次灯录

Best Novel

天下霸唱 主编 1

挑战**极限**阅读快感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吹灯录.1/天下霸唱主编.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244-437-9

I. ①吹…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8982号

吹灯录.1

总策划 吴江江
主 编 天下霸唱
特约策划 丹 飞
责任编辑 吴庆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64267325
传 真 (010) 64245264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开
印 张 15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44-437-9
定 价 23.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001 独家首发

神农天阹 天下霸唱

度量天地之秘器神秘现身，其真容不能看，真相不可知？最后一个见过它的人已死去2000多年……吹灯拔蜡，且听古往今来第一鬼才天下霸唱如何分说！

万分之一条命 灵侠

《万分之一条命》被誉为玄幻小说集大成之作、高智商推理小说开山之作，悬念、侦破、推理、间谍与反间谍等元素集于一身。

110 第一真相

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个 考古大发现1-10 罗杰

“清华简”改写中国历史？
100个考古大发现改变你认知世界的方式。

100条盗墓笔记探秘失落的文明1-10 罗杰

皇陵，风水地，有多少秘密无法再见天日？100条盗墓笔记逐一披露。

人房 高阳

《明朝那些事儿》没讲到的武宗秘事。试看兰花门、蛊门高人与明武宗如何纠结斗法。

160 奇文共赏

特科 汤军

“老鬼”、余则成们的血色人生。淡定背后，步步杀机。

非常民国 李清找

摸老虎屁股是什么滋味？摸了你就知道了。



178 好看上瘾

老骚的蜡像 不问江湖事×姻合

听焚尸工讲故事。小张问旁边的人，散会了怎么还有在？

猎命师 霜冷长河

八卦图，灭天刀。吸血鬼大片《暮光之城》中国版。

五行之黄金脉 金万藏

五行推理系列之“金”篇。寻宝图招来鬼上身。

管道 微笑的孩子

听完这故事什么都别说了——提防你的身边人。

鲁班书 公输然

凡事都要想开些。道理很浅显，代价很惨重。

绣蝴蝶图案的针织帽子 未舞

爱情死了，总得有人把残骸埋葬。

十字胎记 丝袜妹妹

怕你寂寞，我穿越轮回，祈求你还记得十字胎记。

224 四海谈玄

“爱八”下岗记 杨白劳

有史以来最大高官卧底？“爱八”下岗原因比较雷。

韩国铜佛的年号 孔庆东

有“北大醉侠”之称的孔子73世孙、北京大学博导孔庆东拍案谈玄。



神农天阹

天下霸唱

第一卷 无中生有

第1话 吞蛇碑

司马灰认为考古队在地底发现的巨大青铜器，藏于地下数千年，并未因氧化而生出铜蚀，可能是在铜中混入了陨石里的金属成分，而观其形制，正是古人造于涂山的“禹王鼎”，因为鼎身上铸有“山海之图”，那些神秘的图形与符号，涉及了远古时代的地理、地貌、湖泊、沼泽、沙漠、湿地，以及海外山川巨变，矿物分布、植物分布，飞禽走兽的迁徙与灭绝、变异与演化等诸多信息。

其中有一尊巨鼎，遍铸地下魍魅魍魉之形，以时间和地层深度为序，依此记载着四极以下的地形地貌，乃至各种矿藏和古怪生物，最底层则是一个无底深渊般的黑洞，里面还有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半隐半现，不知究竟为何物，这个黑洞的位置与特征，都与考古队想要寻找的“神庙”十分相似。

每一处图形旁边都有虫鱼古篆进行注释，司马灰加以辨认，应该是“夏朝龙印”。他对此无能为力，半个古篆也认不出来，只是“禹王鼎”是相物古术的根源，司马灰向来听闻已久，所以不难推测出这几尊巨鼎的来历。据说秦代的地理古籍《山海经》，就是根据古鼎上的“山海图”所作，但内容已失其真。

胜香邻听司马灰说得完全合乎逻辑，想来不会出现太大偏差，也不免暗自惊叹，以往帝王诸侯的陵寝中，最重要的殉葬器物就是铜鼎，鼎为国之重器，只有帝王才有资格殉以九鼎，以此代表九州。如果寻根溯源，还属“禹王涂山铸鼎”为祖，因此禹王鼎又称“鼎母”，鼎上契刻的山海图，更是涵盖天地之秘，历史上对“禹王鼎”下落的记载十分模糊，想不到竟会出现在这座地下古城之中。

罗大舌头焦躁地说：“我看这几尊大铜鼎里又没地图，对咱考古队没有任何实

际意义，趁早别在它身上浪费时间了。”

司马灰说：“罗大舌头你真是一肚子草包，以前总听宋地球说什么四羊方尊、虢季子白盘、越王剑、秦王镜之类的国宝，可要放在这九尊青铜巨鼎面前，却都是重子重孙不值一提了，如今实属旷世难逢的机缘，这也是咱们从大沙坂进入地下以来，最为重要的发现。”他又问胜香邻能不能把鼎身上的图案临摹下来。可这些记载着地底秘密的古老图形，神秘而又复杂，就算是找来一队人分头“描样”，怕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完工的，但现在的四个人里，只有胜香邻掌握着这门技术，其余三个人即使照着葫芦也画不成瓢，帮不上什么忙。

胜香邻说：“壁画才需要描样临摹，而大鼎上铸刻的图案可以直接拓下来，用不了多少时间。”她说这话就从背包里取出拓本，将古鼎上的图形逐片拓下，又编上记号注明位置。

司马灰等人全是外行，根本插不上手，只能在旁抽烟等候，合计着接下来要到山腹中的地宫里进行侦察。

通讯班长刘江河在旁负责戒备，他有些好奇地问司马灰：“司马首长，你刚才说这几尊铜鼎对考古队意义重大，它对咱们究竟能有什么用处？”

罗大舌头说：“几千年前的东西能有什么意义？典型的封建迷信思想黑线回潮，难道修正主义的错误工作路线，还要在考古队里旧调重谈？”

司马灰脑中也没什么头绪，无心再与罗大舌头胡扯，只能说其实考古队和“绿色坟墓”这个地下组织想要寻找的目标，现在已是完全相同，也就是一个接近地心的未知区域，赵老憋称其为“神庙”，它可能是因地幔能量高度集中，塌陷而成的一个“黑洞”，这个黑洞的具体位置和里面存在的秘密，已经超出了咱们所能理解的极限。

考古队现在唯一找到的确切线索，就是这座地下古城和禹王鼎上的山海之图，但咱们解读不出夏朝古篆，单凭那些神秘诡异的图形，很难洞悉其中的真相。

“绿色坟墓”组织中的物探工程师田克强，也就是那个代号为“86号房间”的特务，常年潜伏在新疆戈壁，窥视着罗布泊望远镜，这说明地底一定有某种东西存在，直接威胁到了该组织的目标，估计这些秘密就在“禹王鼎”里，考古队要想前往接近地心的黑洞，就必须想办法破解这个谜团。

这地底沙海的尽头，是一座环绕火山窟而建的古城，山腹里藏有地宫。夏代古篆和青铜大鼎，都直接印证了它是从黄河流域远迁而来，那时候人烟少，野兽多，山崩海怒，自然环境非常残酷，四方都有穴地而居之人，而铜鼎的存在，则说明洪荒时代已经结束，这座城墟应该是夏商王朝的后裔所留，所以考古队要继续搜寻地宫，希望能有一些新的发现。

这时胜香邻已拓下图片，整理好了装进背包，只留下一张递给司马灰看，禹王鼎的山海图中，也记载了“极渊”。

司马灰接过来看了看，见那些图形都是地下波涛汹涌的深海，其中不乏“连城之鲸、万丈之蛟”。相传禹王涉九州、探四极，详细度量大地山川的形势，才凿

开“龙门”导河入海，具体是东海还是南海，则已无从考证，仅知道洪水灌注之海被称为“禹墟”，也许这个地壳与地幔之间的“空洞”，就是“禹墟”，不过这些事没有证据，只是凭空揣测。

司马灰知道这些图片不同寻常，就让胜香邻将其妥善收好备用，然后命众人起身离开，返回那座地宫的边缘。在与古城石门对应的方位，有一个墓道般的洞口，既高且阔，往里面看甚是沉寂阴冷，与戈壁火洲中的枯热截然不同。

考古队打开安装在“Pith Helmet”上的矿灯，缓步走向深处。隧道里空无一物，两侧的洞室里也同样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司马灰感到这里气氛不太对劲，提醒众人多加小心，谁也不要冒进。

通讯班长刘江河心中又开始有些发怵：“这地方实在太静了，好像连半个活人也没有。”

罗大舌头冷笑道：“这里要突然冒出个活人来，那才真是见着鬼了，奇怪的是连具死尸也没有……”

这时司马灰的矿灯光束照到墙边躺着一具死尸，就见那尸体头颅奇大，仿佛水腫了一般，竟大过常人一倍有余，显得枯僵的脸部和脖颈很是细小，说不出的怪异恐怖。

通讯班长刘江河心理准备不足，看到那具尸体死状奇怪，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半步，惊道：“死人！”

司马灰借着矿灯看到深处还有不少尸体，也暗觉吃惊，就按住刘江河的嘴，低声道：“你给我小点声，万一惊动起来几位，咱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胜香邻见司马灰又在危言耸听，把通讯班长刘江河吓得脸都绿了，她听着也有些心慌，就嗔怪道：“司马灰，你别总吓唬人行不行？”

司马灰对胜香邻说：“我可真不是吓唬你们，这些年我看过的死人多了，却从没见过这么古怪的尸体。”

胜香邻点头道：“大伙务必谨慎些个，千万不要轻易触碰这些死尸。”

于是众人小心翼翼地地上前察看，凭那些尸体的衣服和随身装备，就知道属于1958年失踪的那支中苏联合考察队，没想到他们也找到了这座古城，并在此遇难身亡。

罗大舌头挨着个数了数，一共有22具尸体，考察队的成员全死在这了，包括照片中那个“鬼影”。

这些考察队员死状诡异，距离尸体不远处，有一块古老斑斓的石碑倚墙矗立，约是一人多高，形状像是人脸，可仅具轮廓，并没有刻出面目，只在底部雕着一张黑洞洞的大嘴，正在倒吞一条怪蛇。

司马灰用矿灯照视地宫中的“吞蛇碑”，暗觉脊背发凉，似乎是考察队在接触这块石碑的时候，突然间遭遇了不测，竟未能走脱一个。但1958年这支考察队事关重大，司马灰知道这附近必有凶险，也不敢草率了事，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调查，他嘱咐其余三人，在得到允许之前，谁都不准擅自接近地宫中的“吞蛇

碑”。

众人逐一搜索尸体身上的口袋和背包，找到了一些地图和照片，以及笔记和密码本之类的物品，司马灰正在按照片挨个对比尸体的身份，死尸虽然枯僵，面部五官却仍可辨认。这时却听身后有些声响，司马灰额上青筋直跳，心想：“刚说过不要接近那座古怪的吞蛇碑，怎么一转过头去就给忘了？”

司马灰一抬头，就发觉考古队的其余三个成员都在身前，他心中猛然一沉，感觉头发根子都竖了起来：“后边的是谁？”

他大着胆子回过头去，同时将矿灯光束投向身后，可灯光所及之处，除了那块石碑，更无一物。司马灰心说：“难不成这古碑年深岁久成了气候？”

第2话 根源

司马灰见墙下的“吞蛇碑”沉寂无声，没有任何异状，也不知刚才古怪的声响来自哪里，但他每次看到那块石碑，便感到全身寒毛发乍，他暗想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就壮了壮胆子，按住矿灯凑到近处仔细打量。

这块“吞蛇碑”斑斓古朴，形状奇异，说它是座“石碑”，只是考古队根据其外形做出的称呼，没人知道这东西究竟是个什么，碑体上面的轮廓看上去像是人脸，但没有面目，只在底部有怪嘴吞蛇，显得甚是诡异残忍。

司马灰忽然想起旧时有部“驱蛇书”，俗称伏蛇咒，多为历代乞丐首领所持，只要展卷一读，群蛇不分巨细，都来听命。乞丐便挑拣其中粗大之蛇剥皮烹煮，作羹果腹，但只有在荒年讨不来饭的时候才敢使用，否则就犯了忌讳，这座古碑是否也能聚蛇？可这地宫里除了考察队留下的22具尸体，并没有发现任何生物存在的迹象。

这时胜香邻告诉司马灰，考察队的尸体虽未腐坏，但脑颅变形，面部枯化严重，很难与照片上的容貌对比，这需要专业的技术鉴定。

司马灰心想考察队全部22具尸体都在这，说明照片里的摄影“鬼影”，确实是偶然的光学折射形成，也许是我们先前太多心了，如今发现了联合考察队的遇难地点，又从尸体身上找到了很多图纸和密码本，收获已经不小，还是尽快离开此地为宜，于是让众人收拢死尸，用205型单镜头反光相机拍下照片作为记录，然后转身撤离。

众人按原路往回走，可感觉越走越不对劲，地宫里四面都有隧道，中部是存在“吞蛇碑”的正殿，每条隧道两边依次藏有数间洞室，进来的时候估测隧道长度在两三百米左右，但走到尽头的时候，却没有找到洞口，只有冰冷坚厚的石壁。

罗大舌头茫然道：“咱这是走麻答了，怎么跑到死路上来了？”

胜香邻看了看罗盘上的指针，奇道：“方位没错，不应该是迷路了……”

司马灰心想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座地宫里果然有些古怪，莫非是地底暗藏

“机括”，能将进来的人活活困死？不过司马灰懂得销器变化，并不将此事放在眼内，告诉众人道：“据我看，这鬼地方算不得什么，除非是三岁顽童不晓，但要稍知相生相克之理，如踏平地一般。”说罢上前摸索石壁，可随即发现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那坚硬的凝灰岩砌合紧密，少说也有七八米厚，里面都是实心的，并不存在机括，即使用大量定向炸药，也未必能将它破坏。

通讯班长刘江河担心地说：“首长，这地底古城里肯定是闹鬼了，那些考察队的死人不想让咱们离开。”

司马灰说：“别他娘的自己吓唬自己，我看这事多半与地宫里的‘吞蛇碑’有关，现在已经走不脱了，咱们只能再回去找到那座古怪的石碑。”

考古队正要掉头往回走，耳听隧道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爬了出来，接触到墙壁发出“噉噉喳喳”的怪异声响，好像是许多肢节类生物，听声音越来越近，而且来势汹涌如潮，实是难计其数。

众人都吃了一惊，不知道地宫深处究竟出现了什么，但见来者不善，PPS冲锋枪未必抵挡得住，只得退向旁边的洞室，又合力推动圆形石门，将与隧道连接的洞口彻底隔绝。

司马灰贴在石门上听了一阵，隐约听到外边隧道里的声音，都被挡在了外边，这才松了口气，刚一转身，发现其余三人都依着石壁怔住了，好像看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司马灰心想这洞室内能有什么？他抬眼一看，也是吃惊不小，原来洞室墙下，无声无息地坐着一个人。

那人形容枯槁，一脸的皱纹，满头全是白发，两眼如电，他也在盯着司马灰等人看，其装束与死在地底的考察队员完全一样。

司马灰转念之间，就已分辨出此人不会是绿色坟墓的“首脑”，因为“绿色坟墓”就像一个幽灵或行尸，那种阴森诡异的死亡气息很难掩盖，可考察队的22具尸体不是都在地宫里吗，这“老白毛”会是什么人？

那老白毛盯着司马灰等人打量了一阵，忽然冷冷地开口问道：“你们……是来找我的？”

司马灰不答，反问道：“你是1958年罗布泊望远镜考察队的成员？”

老白毛“哼”了一声，说道：“后生，这可是国家机密，谁是你领导？我要直接跟你们领导讲话。”

司马灰等人面面相觑，都觉得此人身上有种难以言喻的神秘气息，这个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地宫中？难道遇上了考察队其中一名成员的“幽灵”？另外照片上好像没有这个人，莫非它就是那个“鬼影”？

司马灰感觉到情况不明，想先探探虚实，他吩咐通讯班长刘江河守住石门，提防密室里会有变故发生，然后对那老白毛说：“我就是队伍里打头的，我跟主席合过影，还跟总理握过手……”

罗大舌头插嘴道：“这事我可以作证，司马灰这小子确实跟主席合过影、跟总理握过手，可那既不是中国的主席，也不是中国的总理。”

那老白毛听了更加疑惑，又问道：“这么说你们不知道我是谁了？”

司马灰见其态度不好，就没好气地说：“看你这倒霉模样，肯定是位专家。”

老白毛点头道：“一般俗人都这么称呼我，我听着也习惯了。”

胜香邻见司马灰和罗大舌头嘴滑，说来说去净兜圈子，这么下去几时才有结果？她就对那白毛专家直言相告，将考古队深入大沙坂，穿越地槽和煤炭森林，找到“地底测站”，接下来摆脱了“86号房间”的跟踪，又从“时间匣子”中逃脱，最终抵达沙海古城的经过，拣紧要的说了一遍，希望能够取得对方信任。

司马灰心想这“白毛专家”来历不明，怎能轻易把考古队的事情全告诉他？可转念一想，考古队现在走进了死路，这些情况也没必要再保密了，因此并未加以阻拦，在旁静观其变，看对方究竟会说些什么话来。

白毛专家听得将信将疑，他好像是在猜测胜香邻说的事是真是假，沉思了一阵，才承认自己是1958年中苏联合考察队的成员之一，至于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此，以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说来非同小可，而且都与这山腹里的“吞蛇碑”有关。

他告诉司马灰等人：关于“罗布泊望远镜”，失踪的苏联潜水艇，乃至“绿色坟墓”这个地下组织的秘密，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了解，起码也知道个七八成，但有些事盘根错节，只能从最开始的时候说起，也就是天地构造之时。

自1543年开始，波兰天体物理学家哥白尼就提出了“日心说”，从此天体演化的讨论被归入了科学范畴，逐渐形成了“星云说、遭遇说”等诸多流派，但事实上，所有关于天地起源的学说，到现在为止仍停留在假设阶段，全都无法证明。

苏联科学家在“罗布泊望远镜”中采集到的岩心样本，其中含有矿物质“锆”，根据测量它的年龄来推测，地壳与地幔之间的空洞，至少已经存在了46亿年，当时在地底发生了陨冰爆炸，才使这个距离地表1万米的深渊中出现了氧气和水。

然而早在4000多年以前，那个洪荒泛滥的时代，人类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地下空洞，禹王凿开黄河流域的龙门山洞窟，将洪水引注大泽，这是史书上记载的“禹墟”，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极渊”，相传有十万阴兵在地底开凿暗河，才把洪水从龙门山导入“禹墟”。古人勘测地理的精准程度，以及工程的宏大与难度，即使放在今天也难以想象，只能归结成是有鬼神相助，其实是因年代久远，古书上的真实记载少之又少，许多方法都已经失传了。

司马灰越听越奇，这“白毛专家”虽然说得头头是道，可他怎会知道得如此清楚？这些秘密或许在地底古城里有所存留，但“夏朝古篆”在宋代以后，就已经无人能够解读，这老家伙究竟是个活人……还是照片中的“鬼影”显身了？

这时那白毛专家又神秘兮兮地对众人说道：“夏朝古篆”出现的年代比甲骨文还要早，因为内容古奥，存世不多，并且在千年以前就已经彻底失传了，但非夸口，如今世上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得懂，所以我才能破解这些惊世之谜，至于其中的原因，你们现在不要追问，先听老朽把话说完。

历史上有个“禹王锁蛟”的传说，相传夏代有古妖，形若猿猴、金目雪牙，名为“巫支祁”，禹王在疏通淮河的时候，将巫支祁锁于深不见底的“淮井”中，也有观点认为巫支祁为大蛇，所以才有锁蛟之说。

事实上当时淮水边有个尊蛇为神的古国，其人穴地而居，不识火性，屡次掘开河道导致洪荒泛滥，在被夏王朝降伏后，就充为奴隶发往地底挖掘鬼渠，由于合理利用了蕴藏在地壳下的原生洞窟群，才使这条暗河蜿蜒数千里，又埋下诸多重器镇河，“禹王铜鼎”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失落在了地底，后来黄河里的大量淤泥沉陷，填塞了龙门山下的暗河，直到千年之后，才逐渐有鬼奴从地底逃出，遁入西域大漠，成为了“吐火罗人”的祖先，又有一脉分支在秦汉之际迁至缅甸，即神秘消亡与地底的“灭火国”。

胜香邻听这白毛专家对几千年前的古老历史了如指掌，所知所识远超寻常，不由得又惊又奇，想不出对方何以知道得如此清楚，罗大舌头和通讯班长刘江河也在旁听得俩眼发直。

只有司马灰心中愈发怀疑，他不想再听这白毛专家大放厥词，在辨明对方身份之前，这些鬼话谁敢相信？

司马灰拿出考察队的照片，借着“电石灯”对着那白毛专家反复打量，这照片中没有一个人的相貌与其相似，即使对方是个死去多年的“亡灵”，它也绝不会是1958年那支联合考察队里的成员。

罗大舌头埋怨司马灰说：“你这人就是太多疑了，谁都不愿意相信，那照片里不是还有个模糊不清成的摄影‘鬼影’吗，你又怎么确认第22个人不是这位老同志？”

司马灰说：“照片中‘鬼影’的脸部虽然无从辨认，不过我能确定那是个苏联人。而咱们在地宫里遇到的这位‘白毛专家’，却根本不在考察队的照片上。”

第3话 照片

照片中位于二排左一的“鬼影”，脸上虽然存在光斑无法辨认，可面部之外仍被照相机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此时司马灰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细节，他发现考察队22名成员穿着的衣服不同，以此特征辨认，照片里的“鬼影”应该是个苏联人，所以不管“鬼影”的真实身份如何，至少不是这个躲藏在地下的“白毛专家”。

其余三人听了司马灰指出的问题，也是心中疑惑大增，对方显然知道许多重要机密，可此人来历不明，怎能相信他说的那些话？

那白毛专家看出众人戒备之心未减，就说照片确实是在考察队进入地底之前所拍摄，不过你们要想知道照片里的“鬼影”究竟是谁，就必须了解“绿色坟墓”组织的核心秘密，这个地下组织正式成立于1946年，它的结构像是一把“雨

伞”，组织内部以不同的建筑物作为代号，坟墓最高，房间最低，而首脑就是掌握“伞柄”的那只手。

司马灰一直思索着如何从此地脱困，没心思再去理会这老白毛危言耸听，但对方忽然提到“绿色坟墓”，显然对这个地下组织所知甚深，他也只得沉住气听个究竟，并暗自揣情摩意，猜测这白毛专家的真实身份。

白毛专家显然深知“句句警人心，听者自动容”的道理，他先拿话稳住了考古队的四名成员，却不再提及“绿色坟墓”，而是继续谈先前说到的极渊暗河，鬼奴是西域吐火罗人的祖先之一，吐火罗在印欧语系中有“洞窟”之意，因此可以将这座失落在地底的古城，暂称为“吐火罗城”。

古城中留存着大量壁画和夏朝古篆，记载了禹王探四极度量天地的传说，以现在的观点来看，“禹墟”就是陨冰爆炸在地底形成了大空洞，它周围的地壳中也产生了近似峡谷的幽深裂隙，古人凿开龙门山洞窟，利用地缝为暗河，终于将处在内陆的洪水引入墟中。

夏朝龙篆里还记载着一个非常神秘的事件——地壳下有处无底深渊般的黑洞，它裂合无常，里面不知存在着什么物体。

古人将此视为禁忌，提也不能提，说也不能说，所以记载描述得十分有限，这些古老的秘密慢慢化做了时间的尘埃，几千年来再也无人提及。

物换星移，转眼已是1953年。冷战初期，一艘属于苏联武装力量第40独立潜航支队，战术舷号为615的Z级柴油动力潜水艇，携带两枚“曙光”潜地火箭出航，在太平洋海域按照命令执行既定任务，当下潜至200米极限深度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灾难性的海蚀，从此下落不明。

事实上这艘潜艇失踪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到处游弋的“幽灵”，美国空军和英国舰队都曾在不同的区域内，接收到来自Z-615的短波定位信号，可来源都出于现在根本不可能抵达的深海或地底，并在持续移动。

各方都打算抢先一步，找到这艘“幽灵潜艇”，但经过多次探测搜寻，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当时有情报组织提供线索，推测这艘潜艇驶入了接近地心的黑洞，它的通讯信号混在来自地下的电磁微波辐射中反复出现，从而折射到了地表，而在地底持续移动的并不是Z-615潜艇，而是“黑洞”本身。

这个处于地幔与地心之间的“黑洞”，就是禹墟中记载的未知区域，因此失踪的苏军潜艇，将会在某个时间内，出现在罗布泊荒漠下的极渊里，至于它为什么会不断移动，至今还无人能够解释。

该情报的来源就是“绿色坟墓”，它前身为走私军火交易情报的地下组织，其成员秘密渗透于各地，但内部始终保持单线联络，全部由“首脑”通过电台直接掌控。

在那段特殊时期，冷战中的各种军事竞争已趋于白热化，其中就包括对地心的探测行动，苏联根据这一情报，决定将“地球望远镜计划”移师至罗布泊荒漠，并与中方达成协议，共同挖掘埋藏在地壳下的原生洞窟。经过大地电场透视分

析，在地底发现了两个神秘的铁质物体，但不像是失踪的苏军潜艇，又因事先得知距离地表1万多米深的区域，曾是“禹墟”古迹，就在1958年组成一支联合考察队，其中包括地质与考古专家，以及军事观察员，前往极渊中进行实地勘测，在正式出发的前几天，考察队拍摄了一张合影，也就是出现“鬼影”的那张照片。

照片中脸部无法辨认的成员，是一位来自苏联UKB设计局的军工，在拍摄完照片之后，这名军工就无缘无故地死了，尸检报告的结果被列入机密范畴，具体情况，只有苏方了解。

那时“绿色坟墓”已经逐渐摆脱了冷战势力的控制，该组织的主要目标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找到黑洞中的秘密，苏联的“罗布泊望远镜”计划，也只是它所利用的有效资源之一。在1958年前后，各方已开始察觉到这一情况，并将其排斥在“罗布泊望远镜”计划之外，但“绿色坟墓”这个地下组织，不归任何势力所属，内部又是单线联络，互不相识，如果不挖出“首脑”，很难将之彻底铲除。因此也有人怀疑，这名UKB设计局的军工，是被地下组织的潜伏分子所害，而照片里出现的“摄影鬼影”，绝不仅仅是个巧合，要按迷信的说法可能是被鬼上身了，或许还有别的原因。不过照相机究竟捕捉到了什么，也因缺少进一步的证据，还无法作出肯定的结论。

由于UKB设计局的军工意外死亡，考察队里出现了一个空缺，这老白毛就临时接到命令，随队进入“罗布泊望远镜”。不料途中受到沙虫袭击，磁石电话机的线路被截断，短波发射机也出现了故障，从此与后方失去了联络，考察队在地底沙海中无从辨认方向，为了避开黑雾，只能依靠重磁力探测表，循着导航的陨铁找到了这座古城，苦苦等待搜救分队的到来，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漆黑死寂的城墟地宫，却是一个让一切生命有来无回的“魔窟”。

司马灰在旁听了半天，与前事加以印证，觉得这老白毛所言不虚。他和罗大舌头等人，向来对特务组织存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反感，这主要是因为五六十年代确实潜伏着许多特务，那时候民间的谣言很多，一个个说得有鼻子有眼：诸如有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跟爷爷一起生活，他临睡贪嘴，多吃了两块西瓜，半夜被尿憋醒了，睁眼一看他爷爷正在那偷偷摸摸地摆弄一部电台，原来这小孩的爷爷就是个特务，眼见事情败露就把自己的孙子活活掐死了；还有谣言说美帝造的原子弹，都是以人体器官来提炼原料，男的割卵蛋，女的割子宫，要是谁家有人口失踪，那肯定是被敌特捉去当“原材料”了。

虽然现在也知道这都是源自田间地头的不实传闻，可对他们那一代人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不小，一提到特务组织就是水火不同炉的敌我关系。但司马灰认为“绿色坟墓”却不同寻常，这个秘密组织的目标，是妄图探测地心黑洞里的秘密，可那里面又能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莫非想颠覆政权，让三座大山重新压在无产阶级脑袋上，使咱老百姓重受二遍苦，再遭二茬儿罪？还是想学秦皇汉武，要破解长生不死超脱轮回之谜？仔细想想，这些可能性都不存在，另外照片中的“鬼影”虽然已经死了，但考察队仍是22名成员的编制，而且全部尸体都在

地底，这个“老白毛”究竟是人是鬼？他何以对“禹墟”中记载的秘密如此了解？为什么要说这座吐火罗古城是个“魔窟”？考察队在古城地宫里遇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难道此人……是个躲在匣子中的幽灵？

司马灰寻思不管遇上的是人是鬼，可总算逮着个明白的，此刻有许多疑点必须探个究竟，于是就问对方：“禹墟里虽然有些石刻壁画图形，但仍以蝌蚪般的夏代古篆为多，你能对几千年前的事情了解得如此透彻，总不可能是看图猜意，如果解释不出原因，终究不能让人信服。”

那老白毛斜眼看了司马灰一眼，说道：“夏朝龙印比甲骨文出现得还要早，内容古奥神秘，近千年来始终无人能够破解，那是因为世人愚昧不明，从一开始就找错了方向。如果你只是对着古篆一个个地辨识，大概再过1000年，也还是认不出来半个。但甲骨文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只须找到一块同时刻有夏朝龙印与殷商甲骨文的古碑，将两者相互加以参照，要破解夏代古篆岂不易如反掌？”

司马灰与罗大舌头等人，根本搞不懂这些名堂，但听其来似乎不无道理。

胜香邻却知道这种“交叉对比法”确实存在，前些年法国考古队曾利用这种方法，成功破解了埃及法老墓中的大量神秘符号，其中就有著名的“死者之书”。

司马灰看到胜香邻点头示意，心知此事已无可疑之处，他虽然仍有无数谜团想要得到解答，但话要一句一句来说，取其轻重缓急，就先问那白毛专家，是否知道“绿色坟墓”的真实身份，以及这个地下组织想要寻找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那白毛专家说这件事很难用一两句话解释清楚，据《列王记》所载，精研神秘学的所罗门王，曾告诫后世不能发掘埋在地底的宝藏，是因为深渊里蛰伏着“古代敌人”。

第4话 魔窟

司马灰等人均是不解其意，《列王记》中的神秘记载，怎会与接近地心的黑洞有关？“古代敌人”又是什么？

那老白毛解释说，“古代敌人”应该是指地底黑洞中存在的某种东西，各个古国的文明起源不同，都存在一定的孤立性和局限性，因此对它的认知也不相同，古印度称其为“弥楼山”，是洞悉时间始终的巨眼，巴比伦王朝则认为是“创世之树”。这些古老的传说也从侧面证实了深渊出现的位置与时间并不确定。

早在夏商王朝治世之际，因有“禹王碑”沉入其中镇鬼，所以古人也将这个黑洞视为“神庙”。后世所存的“禹王碑”，都是根据殷商西周以来的青铜器铭文复刻而成，碑上用夏朝龙篆记载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虽有先贤古圣，也不破此关”，但纵观古往今来，已数不清究竟有多少人妄图窥探“神庙”里的秘密，“绿色坟墓”这个地下组织的目标就在于此。

司马灰终于听出了一些头绪，原来真正的“禹王碑”，已被抛进了地底深渊，可碑刻中记载的那段话是什么意思？虽然那白毛专家已经尽量把古奥言词说得通

俗，他还是很难理解，不知其中藏有什么玄机。

胜香邻告诉司马灰：“好像是说亘古以来，虽有大圣大贤明澈一切的智者，也绝不应该揭开神庙里的秘密。”

司马灰更觉纳闷：“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白毛专家说：“原因谁都想问，但原因就是答案，我在吐火罗古城中也找不到明确记载，禹王探测四极之时，曾将一块巨石填入地底深渊，堵死了洞口，后世称此物为禹王碑，据说巨石两面都刻有古文，正面为夏朝龙印，背面则阴刻秘篆，至于里面究竟记载了什么内容，后世已无人得知，而那艘苏军Z-615潜艇，也迷失在了黑洞附近，如果你们能设法找到潜艇的残骸，就等于找到了入口。”

司马灰知道先前在沙海中遇到的“间歇泉”，大概也是从地幔深层涌动而出，所以事先才会在那片区域收到Z-615的短波信号，他听宋地球讲过，地幔下可能都是炽热气体形成的汹涌大海，但漆黑如墨，生物一旦接近，就将炽为飞灰，也许那黑洞般的深渊，正是随之漂浮移动，因此它出现的位置才会难以确定。而古人似乎掌握了其中的规律，黄金蜘蛛城密室里的“幽灵电波”，应该就是“黑洞”的坐标方位，奈何被“绿色坟墓”抢了先机，现在考古队怎样才能找到那条“通道”？

那老白毛听司马灰讲述了在“黄金蜘蛛城”的遭遇，也完全认同这种猜测，不过关于“通道”的记载，并不是孤本，“吐火罗山”里同样存有最原始的记录，但必须在破解“夏朝龙篆”的前提下才能解读，如今这些内容都被写在了他的笔记本中。说罢在怀中掏出一个本子，交给司马灰道：“你们当中如果有人能够活着离开此地，可以试着利用这本笔记，来寻找前往地心深渊的通道。”

司马灰接过来看了一眼，见里面都是夏朝古篆的解读之法，就将“密码本”揣在背包里，他暗觉这老白毛来历诡秘，所知所识已经远远超出了考察队的范畴，于是又问道：“你到底是谁？”

白毛专家有些不耐烦了：“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我就是考察队的成员之一。”

众人心中起疑：“考察队的人都死了，22具死尸全在这地宫里，并没有多余的幸存者，除非我们遇到的是个孤魂野鬼，否则怎么可能现身于此？”

那白毛专家目光犀利，早已看出众人疑惑所在，放低了声音说道：“其实你们不应该一再追问我的身份，而应该问我现在……究竟是个什么？”

众人闻言惊异至极，仅是这句问话的前提条件，也足以使人毛骨悚然：“什么叫究竟是个什么？”

司马灰心知古今成败之数，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神助”，也就是所谓的“运气”，考古队能在沙海深处的古城地宫中，遇到一个掌握着很多秘密的白毛专家，并从此人身上得到了破解“夏朝古篆”的密码本，虽然付出的代价十分沉重，却终于有了寻找“地心通道”的线索。

根据这白毛专家吐露的情况，司马灰等人已不难度测出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绿色坟墓”曾在50年代暗中为苏方提供情报，并渗透到“罗布泊望远镜”内部，说明从那个时候开始，“绿色坟墓”已经有机会解开通道之谜，但这个地下组织也认识到“禹墟”里埋藏的古迹，大都是无法辨读的“夏代龙篆”，即使找到了谜底，也是一个任何人都看不懂的答案，又因潜伏人员行动泄密，该组织便彻底放弃了“罗布泊望远镜”，并将行动目标转移到缅北野人山大裂谷，窥取黄金蜘蛛城中的“幽灵电波”，如今考古队也已掌握了“通道”的秘密，可见天无绝人之路，运气到了，挥之不去，命里无时，求之不来，但这个秘密的来源，却不得不令人产生怀疑。

因为众人始终无法确定白毛专家的身份，地底古城中又存在着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怪异现象，先前怀疑是考古队进入了另一个“匣子”，才会遇到一个根本不应该出现的人，但种种迹象都表明并非如此，所以他们实在想不出这老白毛究竟是人是鬼，又或者是个别的什么东西，一时间谁都没有回应。

那白毛专家见状说道：“还有好多事来不及跟你们讲了，当务之急，是你们得赶快想办法离开此地，如果有人能将密码本带出去，我也算闭得上眼了。”

胜香邻问道：“你不跟我们一同走？”

白毛专家脸上一阵抽搐：“我在1958年就已经死了，又能……跟你们逃到哪去？”

众人闻听此言无不变色，罗大舌头有些沉不住气了，在旁撺掇司马灰：“这老同志说得在理，咱可不能辜负了他的牺牲，能撤就撤吧！”

司马灰抬手让众人先别发慌，他寻思如果不把考察队困死在地宫里的原因搞清楚了，恐怕谁也逃不出去，不过这世上当真有鬼不成？司马灰遇上的怪事不少，可从没真正见到鬼，曾听故老相传，人死之后一缕幽魂不散为鬼，除非是阴魂附尸而行，否则鬼在灯下无影，但地底砖壁漆黑，他将“电石灯”照过去，也完全看不清对方有没有影子，当真是人鬼难辨。

那白毛专家见司马灰用灯光照来，就抬手遮住光亮说道：“你们用不着对我感到恐惧，其实真正可怕的东西，应该是地宫里那块‘吞蛇碑’……”

司马灰心头猛然一沉，果然与“吞蛇碑”有关，那古碑形同人脸，却没有面目，仅有一只吞噬怪蛇的大口，似乎象征着某种暗示，其本身又有什么恐怖之处？

罗大舌头猜测道：“我瞧那石碑从里到外透着股邪气，也许古城地宫里有怪蛇，‘吞蛇碑’很可能就是这种暗示……”

司马灰知道蛇在古代多被视为原始神秘生物的象征，因此汉高祖斩白蛇而定天下，吐火罗人的祖先也尊蛇为神，这地底有巨蛇倒是不算奇怪，但什么样的怪蛇才会形如古碑？

白毛专家摇头道：“‘吞蛇碑’不是什么怪蛇，它也不是任何生物，吐火罗人视蛇为神，不会放置吞蛇的石碑。”

司马灰看地宫内部的石室低矮狭窄，估计里面也应该分为多重结构，四壁间或